

情怀

■ 泓 波

[岁月山河]

清晨,天刚蒙蒙亮,山寨里的村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。有的在擀糯米做甜膜,有的在包七色饭,有的在煮竹筒饭,还有在的杀鸡宰鹅,全村二十来户人家,忙得不可开交。原来,他们在准备饭菜,迎接省扶贫办主任任吴来。

中午十二点左右,一辆黑色的马自达越野车驶入竹萝村。

“来了,来了——,吴主任来了。”不知谁喊了起来,不到一会儿功夫,全村男女老少都围了过来。

先下来的县扶贫办主任黄涛,接着是原省扶贫办主任任吴大辉。

“我代表竹萝村全体村民欢迎您!”村里的“奥雅”(黎族同胞对村里头人的尊称)王佬贵迎上前去,紧紧地握着吴大辉的手说。接着他用双手递过一颗槟榔给吴大辉,这是黎族同胞待客的最高礼节。

吴大辉双手接过槟榔高兴地说:“礼重了,礼重了!”

村民们不由自主地排成两行队列,鼓掌欢迎吴大辉。

村子里三排整齐的两层小洋楼,错落有序,有前庭和后院,种有槟榔、杨桃,还有莲雾等果树,吴大辉看到这情景,心里十分高兴。

“变化太大了,简直让我不敢相信啊!”吴大辉感叹地说。

来到村文化室前,只见村民们早已准备好两排长长的桌子,上面摆满了各种黎家传统的美味佳肴,还有村民自己酿造的酒。

等大伙都入席坐好后,王奥雅用他那浑厚的嗓音说:“俺今天特别高兴,俺竹萝村的村民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,首先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;其次,要感谢老主任过去这么多年来对俺村的帮助。俺可以说,没有政府的支持,就没有俺村的今天。现在,请大伙一起举杯,敬老主任一杯酒。”

村民们举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“我来说几句话。”吴大辉按捺不住激动地站起来说,“今天来到竹萝村我心里特别高兴,看到大伙经济发展了,全村都住上小洋楼,我心里更踏实了,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呀!不过,现在我已退休了,普通老百姓一个了。我希望竹萝村今后在王奥雅的带领下,勤劳致富,日子越过越好。”

“吴主任虽然退休了,但他仍然是俺村尊贵的客人,他什么时候来俺村,俺都欢迎他,俺要拿出黎族最好的酒来招待他。大伙说好不好?”王奥雅站起来大声说。

“好——”村民们齐声喊道。接着村民们轮流给吴大辉敬酒,欢声笑语,有的还唱起了黎家欢快的民歌,那歌声在山寨里久久地回荡着……

十七年后,吴大辉从A县调任省扶贫办主任。上任第二天,他带着相关处室的同志来到中部山区B县了解扶贫情况。汽车越过蜿蜒曲折的山路,正当汽车在毛棚河行驶时,突然看见几个岸上的村民在大声喊道:“赶快救人啊!”说时迟,那时快,只见两个年轻人一个箭步跳到河里将一名年轻的妇女救上岸。

“走,看看是怎么回事。”吴大辉招呼司机停车并往走去。

“这日子没法过了,我不想活了!”被救上岸的年轻妇女披头散发哭喊道。

“冷静些,有话慢慢说。”吴大辉安慰她说。

原来,这位年轻妇女的名字叫陈玉香,是X县的汉族姑娘。十年前,竹萝村的黎族青年王阿兴在X县当兵时认识了香满村的陈玉香,小伙子长得十分帅气,两人一见钟情。三年后,阿兴退伍回乡了,有情人终成眷属,他俩结婚了,陈玉香嫁到了竹萝村,婚后,陈玉香生下了一男一女,这原本是一桩十分幸福的婚姻。后来,王阿兴结识了社会上一些不三不

被嘲笑的“传声筒”

2007年10月,为了摸清鹦哥岭本底资源和培训护林员的野外巡护技能,李之龙又带着二十多人进山了。这是一次准备了很长时间的,按照计划,得在山林里呆上十多天。“二十多人,就像是一个长征的小分队,在鹦哥岭深处,同吃大锅饭,同饮溪流水。既完成了既定任务,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李之龙说过一句话:要结交真正的朋友,和他去出游吧!出游会帮你选出真正心心相印的友人。十多天的相处中,那么多人一块品尝艰辛,经受着雨林里种种变化万千的突发情况,情谊越来越深。

除了许碧果跟着进山的那次,以往的进山,多是清一色的童子军,而这一次的队伍里,却多出了两名女记者。她们两人给队伍带来了极大的活力,也是队伍中最吸引目光的风景线。当然,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,二十多个爷们,怎么也得把两个女孩子保护好——她们享受到了“国宝级”的重点保护。她们的随行,使得整个队伍中的“工作重心”都发生了一些偏移,李之龙发现,最辛苦的情况不是调查和培训,而是洗澡、上厕所这些私密的事情。

每天辛苦的工作后,就是回到驻扎营地的河沟里,凉爽无比地洗一个澡。但现在,队伍里多了两个女记者,可不能那么随便了,那些爷们扭扭捏捏,不肯脱衣进水。队员们经过讨论,一致推举李之龙当“传声筒”——谁让他是副站长?谁让他是领队?李之龙推卸不得,只能故作正经地通知两位女同志:“现在我们要开始洗澡了,你们暂时不要过来!”等所有男队员洗完,李之龙再去洗。有些

四的青年,整天游手好闲,嗜酒如命,两口子经常吵架,家庭经济十分困难,连孩子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,陈玉香一气之下就要寻短见了。吴大辉了解情况后,将她送回村里。眼前的情景让他为之一震,这小山寨二十几间茅草房一间挨着一间,他挨家挨户地到村民们家里座谈,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这么苦,他心里感到一阵心酸。临别时,他掏出五百元送给陈玉香,劝她一定要送孩子上学念书。

一路上,吴大辉盘算着,要下大决心,尽快帮助竹萝村脱贫致富,为中部山区扶贫树立一个先进典型。

先从改造老百姓的茅草房入手,接着帮助他们发展生产,种植橡胶、槟榔,养猪、养鸡,要分期分批把村民们送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参观学习,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培训班,扶贫先扶智,提高造血功能,要派人规划好整个村子,实行整村推进帮扶。

“改造茅草房,每户只能补助两千元,建一间砖瓦房需要一万多元,钱不够怎么办?”随行的同志说。

“可以采取灵活、特殊的政策,建房费多补一点,发动老百姓自备条、门窗等木料,不足部分跟银行先贷一点,日后村里的经济发展了,老百姓才慢慢还嘛。”吴大辉说。

扶贫方案敲定之后,竹萝村一场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战打响了。村民们积极性可高了。他们白天在地里干活,夜晚各家各户备砂石料。扶贫部门还从别的市县调集了十几名能工巧匠到村里指导帮助建房。家家户户还种植了橡胶、槟榔,养殖家禽。这一年,吴大辉前后到竹萝村八次。全省中部山区扶贫工作先进典型现场会在竹萝村召开,到会代表感叹地说,这个典型抓得好。

经过数年不懈的努力,竹萝村村民们的种植的橡胶已经开割了,槟榔也结果收获了,养猪、养鸡成为村民们家庭收入的一部分。村民们手中有钱了后,除了还清建房的贷款之外,村里还办起了养殖场、养鸡场和槟榔加工厂,老百姓的腰包鼓鼓的。前两年,他们在县扶贫办的指导下,全村统一集资建起了每户两层的小洋楼,家家户户都添置了彩电、冰箱等家电,生活就像吃甘蔗,一节更比一节甜。

吴大辉前两年退休之后,他常常惦记着贫困地区的老百姓,但他牵挂最多的是竹萝村的村民,是啊!竹萝村是他任职以来,第一个创办的中部山区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典型,也是他到过次数最多的贫困村。村里哪一户村民名字他都能叫得出来,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黎族村庄的老百姓。

晌午过后,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。吴大辉起身握着村民们的手告别,村民们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出村口,走在前面的是王阿兴和陈玉香,他俩握着吴大辉的手。

“你家的橡胶开割没有?”吴大辉问王阿兴。

“开割了,去年橡胶价格好,光橡胶收入就十几万元。槟榔也已经结果收获了,俺每年还养猪出栏五十多头。大儿子在海口国兴中学读书,女孩还在小学念书。”王阿兴说。

“见到你们日子过得这么好,我心里很踏实。”吴大辉高兴地说。“老主任,以后要多来看看俺呀。”临上车前,王阿兴紧紧地握着吴大辉的双手说,声音似乎哽咽了。

村民们争先恐后地跟吴大辉握手道别,情感真挚。老百姓的热情好客和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吴大辉,他打下车窗,不停地向乡亲们挥手告别。此时,他那双眼睛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。

汽车缓缓地启动了,吴大辉从车窗向外喊道:“乡亲们,请回去吧,我会回来看望你们的……”

[连载]

队员就在岸上乱叫:“女记者过来了。”李之龙得住水中潜下去,过一会,才发现是玩笑。也有的队员在岸上叫嚣,说要把李之龙的健美身材拍下来,递给女记者们,一块欣赏。

轮到女记者们洗澡了,李之龙又得负责守住那二十多个爷们。

当“传声筒”比繁重的科考工作,更能消耗李之龙的体力。更让李之龙心里发虚的,是队员们一直朝他露出坏笑。被笑多了,李之龙叫起来:“你们笑什么啊?”

队员们故作无辜:“连笑都不行了?”

“我也不知道我笑什么!”

“领队嘛。哈哈……”

也有不断在李之龙背后吹口哨的。李之龙也只能腰板挺直,装作若无其事。

在城市人的眼里,与自然相伴浪漫而诗意——但真正体验这种生活,却需要克服很多,没有体力和毅力,根本没法支撑下去。他们扎营在一处平坦的地方,搭起大锅煮饭,这不是想象中的露露所能感受得到的。李之龙在将近二十天的相处中,和队员在工作与嬉闹中更加熟悉,他渐渐摸清每个人的性格。他也因因材施教,传授护林员一些动植物保护的基础知识。

这一次考察,专家、队员们笑声不断,李

[序与跋]

仰明第一次给我文章的时候,我并不觉得他是一直要把文章写下去的,以为他只是——一时兴起,偶而为之。他为公家工作,而且还进歩到了一定的位置上。他做的是关于环境,资源方面的管理,在玩笑里大家说,他的工作是上管天下管地,中间管空气。于他的地位形势,整天忙得脚不沾地,料他是想写也没有时间写的,没想到他却是一写再写。写得久了,好东西就散,积累下来,就是摆在我面前的十多万字的散文集《谷雨》的书样。

仰明中等身材,壮实,人朴厚豪爽,性情大方条达,少遮拦,说话亦都是眼见为实,没有书本上的。且健谈,幽默之中没一点世故,不像一般公务人员那样,向外的一面总是严肃的架势,朋友聚会,远远就能见到他那副可掬的笑容,到得近来,便大笑放声,响响亮亮,小小的空间里顿时一片澄明空阔。

这些年来,因为还工作着,我还是有许多机会到处走动的,东西南北的地方也走了不少,但我不会太有游记,回想起来,以前到过的名胜印象都很淡,倒是常走的小巷小街对我有感情。记得那年开会,我也去过桂林的,去探寻七星岩,那幽深奇险的洞穴,我一进去就急于想出来,还是回去的路上,看女人在护城河边洗衣裳看了半天,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俗人。我是有游无记,只觉得天下的名胜古迹,单是有着在那里,委委蛇蛇,如山如河,一任天荒地老,即已成为很好看的了,不必要去给它添加笔墨的。每当有游归来,我就只当它是千家诗里的“去溪风轻过午天,傍花依柳过前川”,过去也就过去了。过眼烟云,不留一丝岁月的痕迹。

我佩服仰明的有游然后有记,他几乎是每到一处都写,他写蒙古的草原之韵,写初春的北京印象,写丹霞山漫记,写德国科隆教堂的歌声。写桂林阳朔的山水。到了广州,他



海甸 (油画)

陈海 作

[诗 页]

山兰酒 (外一首)

■ 曾晓华

黄昏
从山路上
飘来阵阵山歌
把我带进黎乡
一番情意
围坐成一个小小小的天地

夕阳
失落在山兰酒里
黎家少女

端起山兰酒
请我喝下
喝下地浓浓的盛情
夜深醉
脸上却绯红
像一杯山兰酒一样有情……

月夜

在槟榔树下
一声竹笛
流出溶溶的月光
悄悄的活儿
纯洁的爱
早熟的情思
不需表白
追逐的笑声
排迤在草坪上
一个暖暖的热吻
甜了我的心……

自由的抒写

——邢仰明散文集《谷雨》序

■ 黄宏地

还写了广州的木棉花,写了有关人事和木棉花的息息相关。然后他写道:“5片拥有强劲曲线的花瓣,包围着一束绵密的黄色蕊蕊。倒装在碗口大的花托里,迎着阳春自树顶向下蔓延。”“它的坠落也分外豪气,从树上落下时,仍保持厚实向上的原状,英雄气概十足。”看仰明写的木棉花,无须再加点评,闭上眼睛,许多红色的斑点就在眼前。便只是觉得那一朵朵红的木棉花,在天空里开着,于是大地又在太阳的漫天金箭似的光辉里了。他写在桂林的河里泛舟:“河底的水草是那么温顺地随波逐流,没有任何的抵抗和紊乱,卵石被梢公的撑船杆划得咯沙咯沙地响,仿佛弹出淳朴古老的乐曲。”在仰明的记游的文章里,我们不只看到了他笔下的山光水色,也看到了历史的气运和山川草木的节气,还有人与大自然的亲密无间。只觉山风日色,山下平畴远瞰,村落午鸡,连撑船的梢公,还有那街上陌上的众人都是眉目清扬的。

编辑文字那么多,看的来稿亦是游记居多,文人的游记,浩如烟海,代有名家。但真正能传世感人的,也并不太多。仰明的这类记游的文字,是他的一种自由自在的抒写,要说高低得失,只要不是想贱买贵卖,而是想忙里的消遣,倒不必去做斤两的计较,三三两两的也未必不如三斤两斤的。

《谷雨》里还有许多关于记述人物的文章,仰明写人物的文章,另有一种豁然开朗,挥洒无碍,喜怒皆形于色,有点眼睛里看得东吴无人。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人儿人往里的一个缤纷得有声有色的世界。仰明描写他在外企工作时从香港来的上司:是一个圆头圆脑的中个子,理一个平头,平时喜欢坐着发呆,一旦有事情理不顺,就会暴跳如雷,高兴时则会送给手下的管理人员金戒指,金项链什么之类的,还请大家吃大餐。他写从香港过

来的女同事是,由于营养过剩,挺着一个大肚皮,从头部倒挂着一串串的肉,手指肥得见不到指甲,这个女同事脾气很坏,常把内地的师傅骂得狗血淋头。而村里派往的帮助协调村里镇里关系的代表,是个晒得像个非洲归侨,一双拖鞋不离脚,非常老实的农民。他俩关系一直很好,离开时,他还特意送了他两条希尔顿香烟。

在仰明的写人物的文字里,有着许多这样的好与不好混杂着描写。从来历史的流传是流传好的东西,而中国的语言文字亦皆是为说好,不是为说坏,这并非禁忌,却是言语文字的清真吉祥。其实,好与不好,长短高低,都是一个人的不同的方面。文章既是生活的反映,总是可以写出来的。王羲之的书法可以写信撰稿记账,中国的文章也是可以写政治日常生活向背和无所不可的。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恶人,不同的是,不会写文章的人会把善语变成恶语,而会写的人却能把恶语变成善语。读仰明的这类文字,让人并不对他们产生厌恶,还会有一种生动的亲近,这都是有人在人物褒贬之上了的。对于书里各类人物的起止跌宕,仰明也只是一路的娓娓道来,市面不惊。他们之间的相处,亦像桃李竞妍梅雪争春,各自都向着自己的天空里开放。古今往来兴废恩怨,唯有江山无恙,历史人事,在仰明的笔下,亦是悠悠人世里的渔樵闲话罢了。

读仰明的《谷雨》我倒更喜欢他的《旧事烟雨》一辑里的年少时期的日记,那是从他父亲的遗物里拣出来的,是他中学时的日记。里面记录了他少年时的生活。他写他一早起来拿了个补丁的破麻袋去买鱼,跟在长龙般的队伍后面,不断的有人插队,不断的有人动粗,结果是轮到他,鱼却卖完了。写他小时候辍学在家,学会了烧砖瓦,种西

[如烟往事]

印记岁月的露天电影

■ 蒋玉成

那还是在七十年代中期,村里还没有通电,故乡生活的童年,孩子们最大的期盼,便是过年和看电影了。

看露天电影几乎成了村里人盛大的节日,孩子们盼星星盼月亮地数着日子,每有露天电影要放映,全村人都像过节一样高兴,人们像是长了顺风耳一样,一传十十传百,远乡近舍,举家出动,村里的老师们也早早就放了学,我们这帮孩子的心里,更是心花怒放,兴高采烈。匆匆吃完晚饭,摆下碗筷,提前拿自家的长凳、椅子之类抢占前面的位置,生怕好地方被人占领了,纷纷划定势力范围,有的两天前就用灰线做了标记。学校的晚自习自然是上不了,这是惯例,不必另行通知。

我们村放映的露天电影,是在两个较大的晒谷场中轮流进行的。无论放的电影是否看过,我们总是保持着高度的兴奋,叽叽喳喳的预测或探讨。放映员在银幕上不断的调试投影距离,一束束光柱掠过我们的头顶,调皮的孩子便用手势故意弄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投影。

主片之前,往往要有一个“加演片”,一般是纪录片、农业科技片,或者是公社文化馆制作的宣传幻灯片,再后来是动画片。我们村子不大,不被重视,有很长一个时期,每次“加演片”都是上海电影美术制片厂的木偶片《小八路》。但我们却百看不厌,都能模仿片中人物的动作和说话的腔调,私下里表演一通,手舞足蹈,乐此不疲。

记得,那时电影放映的片子多是武打片和枪战片,战争题材类的。影片一般是我们喜欢的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南征北战》、《渡江侦察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、《上甘岭》等,如果不是战争片,我们就会看得索然寡味,了无生趣。《小兵张嘎》中的嘎子、《闪闪的红星》

中的潘冬子等小英雄形象,印象尤其深刻。不时会有重放的现象,有的片子甚至已看过很多遍了,但再看时依旧看得津津有味。在那个物质匮乏娱乐荒漠的年代里,它们成了我们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电影里一幕幕难忘的片段,那一句句经典的台词,就像夏夜里的萤火虫在记忆中闪烁着点点光芒。这些战争片,曾唤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英雄情结,在一颗颗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,潜滋暗长,不知不觉间立下了远大的志向,伟大的信念,令一个个懵懂无知的孩子,对未来的生活燃起一个个美好的梦想和期盼。

电影放映期间,大人们多是全神贯注地投入在电影里。但是,小孩子感觉有趣的,不仅仅是可以美滋滋地欣赏跌宕起伏的情节,还可以听草虫里的夏虫鸣叫,看天上的点点星光扑朔迷离。那时,看电影中的人物,总是简单地界定为好人和坏人两种,总想尽快区分出谁是好人,谁是坏人。有时被影片中的情节吸引,便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:他是好人吗?在小孩子的眼里,往往以相视丑陋的肯定不是好人,慈眉善目的肯定是好人。现在想来,那时孩子的心理真是单纯澄澈,稚嫩明朗。有时,到了电影的后半段,我们看着看着,眼睛就渐渐迷离,发起困来,打个盹儿,有的甚至席地而眠。待到电影结束,被大人叫醒,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,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。醒了的,心生遗憾,便自顾自地埋怨家长:你怎么不叫醒我呢,急急地询问后面的情节发展:那个坏蛋被打死了没有。

后来外出求学工作,其间到电影院里看过一些电影,但露天电影再也没有看过如今,连电影院也多年未去的我,有时见到电视上的电影频道放映影片,还会津津有味饶有兴趣地欣赏起来。不为别的,只为了重温童年和少年时期那一段美好的记忆。

一个手脚麻利,窜进密林深处,腿脚比兔子更快,刹那消失无影踪。周、李二人立即与护林员一起把抓捕到的三个人押下山。到达什运乡镇政府时,惊动了不少人,周围的村民都前来围观。因为保护区的森林公安局没成立,案发在哪个市县境内,就要移交到哪个市县的森林公安局处理。下山后,李之龙立即通知了琼中县森林公安局,等候他们的到来。

交接手续办完,李之龙才松懈下来,发觉手脚冰凉,太阳穴那里的疼是越来越深了,好像被一个锥子在刺。李之龙想,保护鹦哥岭的树,还漫长得很,今后,像这样的情况,肯定还会层出不穷的。最关键的是,这些伐木者,也并非穷凶极恶的罪犯,他们只是基于生存的需要,保护区也不能把他们当成敌对者。针锋相对,只会两败俱伤。

意识到需要和周边村民打好交道才能改变保护区的状况,社区工作的重要性被提了出来。李之龙一次次到村里和村民进行零距离的沟通时,村民们都把这群年轻人当怪物看。他们说明来意后,村民们便开始谩骂和驱赶。又不懂当地语言,要沟通真是难上加难。沮丧的情绪开始在李之龙心中蔓延。李之龙和同事们一起寻思和村民打交道的方。最后,是用一次烂醉如泥,换来了村民的信任,也换来了工作的巨大进展。

2008年,管理站与周边村民达成共识,与19个村委会签订了土地共管协议。协议签订的当天,李之龙又和村民们喝了一场,醉得不省人事的他和高个儿王合围相互抱头痛哭。这是多少年来李之龙的唯一一次哭泣。他一直认为男人不该哭,要和哭至少保持1232公里的距离,但他还是哭了。

这哭酣畅淋漓,是另一种形式的哭。

这哭,也是他对鹦哥岭的深情歌唱。

(未完待续)